

九十年来自家国

——代名记者赵浩生追忆

本报记者 时秀敏



赵浩生先生像

浩生大哥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

2012年6月29日,浩生大哥病逝的噩耗从太平洋彼岸传来,我们举家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本当赴美参加葬礼,但因时间紧迫,赴美签证难办,未能成行,是我们终生的最大憾事。

2001年,大哥的回忆录《八十年来家国》首发仪式上,我和大哥最后一次见面。从那以后,他再也未能回来。我们只能通过电话联系,感觉到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病中,他仍思念着祖国、家乡和亲人。他感到在美国养老太寂寞、孤独,想回家乡安享晚年,但无奈疾病缠身,身不由己,只能望洋兴叹。

在大哥生病的日日夜夜里,是大嫂守候在身边。端水送饭,嘘寒问暖,寻医问药,形影不离,伴随大哥走完92岁人生。

大哥临终前嘱托大嫂,把他的一部分骨灰带回祖国,和父母合葬。这样,他就可以永远和养育他的祖国在一起,永远和父母在一起,以弥补他几十年来远离家乡、漂泊海外、未能尽孝的愧疚和缺憾。

大哥的愿望实现了。5月25日,大嫂不顾年事已高,不顾路途辛劳,远渡重洋,把他的骨灰带回来了。我们全家在息县南山公墓父母的墓碑前,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以告慰大哥的英灵。

南山公墓,位于息县濮水山下,淮河岸边,是一块风水宝地。儿时,大哥经常来这里登山远眺,乘船戏游,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如今长眠于此,如果九泉有知,他一定会欣慰无比。

大哥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言谈举止,特别是他的家国情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大哥少小离家,曾任重庆《中央日报》、上海《东南日报》驻南京特派员和驻日本特派员,后远赴美国,20多年里音信全无,与我们天各一方。身在异国他乡,最初他只身孤影,举目无亲,在打拼的过程中,受了太多挫折、磨难和委屈,但他没有消极沉沦,而是愈挫弥坚,凭他的胆识毅力、才华智慧和,和大嫂一道,在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世界里,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干成了一番大事业。这是海外侨胞的骄傲,也是家乡人的骄傲,更是赵家人的骄傲。

1973年,大哥终于找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家。当收到第一封万金家书时,他欣喜若狂,彻夜不眠;当带着从未进过赵家门的日本大嫂第一次回来,见到白发苍苍的高堂老母时,他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当听到母亲病逝的噩耗时,他不顾时间紧迫,路途遥远,携妻带子回来奔丧。他第二次回国又把母亲带回北京,让她老人家坐火车、看天安门、游颐和园……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大哥是赵家的孝子,他传承了中华民族的美德,是我们的好榜样。

30多年来,大哥回国80多次,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发展,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做出了特殊贡献。

这些年,他还十多次回到家乡,多次为县一高的师生演讲,与实验小学的孩子们交流谈心,被县三中的小记者提问采访。他在信阳师范学院做过多次演讲,并被聘为名誉校长。他说,一路上家乡的土地,就像孩子投入母亲的怀抱,感觉温馨、安全。家乡的山山水水甚至一草一木,他都感到亲切无比。特别是这些年来家乡的发展变化,更让他惊喜和骄傲。

大哥为祖国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他受到过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高度赞誉。他曾应邀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宴,以贵宾身份参加国庆35周年、40周年、50周年庆典,数十次代表海外侨胞参加国庆国宴。这些年来,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频繁介绍他的情况,宣传他的事迹,他感到过甚其美,受宠若惊。

大河东流去,故人驾鹤归。大哥以他的远见卓识、才华智慧走过了他绚丽多彩并富有传奇性的人生。我为有这样的兄长感到骄傲。

浩生大哥与家乡的山水同在,与父母同眠。(作者为赵浩生的胞弟,原信阳市区侨联主席)

缅怀大哥赵浩生

赵更生

互通歌曲”的建议引起了两岸同胞的共鸣。香港回归前夕,他积极“游说”挚友董浩云之子董建华竞选“特首”,为“自己也在这个历史性的重大转变中发挥过些许推动作用”而感到由衷的满足……

透过这一桩桩、一件件,这洋洋数万言文字,这发乎于心的真知灼见,其拳拳爱国心跃然纸上,怎能不让人感佩敬仰!

1999年,赵浩生专程飞抵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庆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我在海外也整整生活了五十年。当今海内外庆祝国庆的时候,回忆五十年来家国,真令人感慨万千。”他奋笔疾书,记下这万般感慨,写就了《五十年来家国》,发表在1999年9月29日的大公报上。

2001年11月7日,赵浩生回忆录《八十年来家国》首发式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出席仪式。81岁高龄的赵浩生签名售书达两个小时,直到大家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一再提醒,他才抱歉离开。这是赵浩生最后一次回国。

从1973年到2001年,28年间,赵浩生86次往返于中美之间,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和友谊,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和平统一大业献策出力,殚精竭虑,做出了特殊贡献,先后受到王震、乌兰夫、邓颖超、薄一波、姚依林、杨尚昆、江泽民、朱镕基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报国之志、爱国之心,予以高度评价。

何人不起故园情

“百年为客老,一念爱乡深”。在兵荒马乱、风雨如磐的年代长大的赵浩生,虽然9岁就离家读书,但是他却深爱着他的家乡。

他说,“这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我就是在这里呱呱落地,吃着在这片土地上打出的粮食长大的。”

而在息县,大抵进过学堂、像记者这样七八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赵浩生的。

若干年前,记者还是中学生的时,就不止一次听老师们讲述他多次到学校演讲时的热烈场面,也数次听闻身边人渲染他每次归国引起的震荡,尤其是1973年他带着日本媳妇从美国回到阔别20多年的祖国,家乡息县万人空巷的场面。若干年后,我在他的回忆录《八十年来家国》里觅到了当年的踪迹。

在书中,他这样描述第一次回息县的情景,“我们被安排息县招待所,两进的院子被挤得水泄不通,连院子里栽的树也被踩断了。我们被困在两间屋子里,走出去的时候,需要一群大汉开路……在这种情况下,我那老弱瘦小的母亲根本没办法‘冲进’招待所。直到夜里十二点以后,出去探路的人说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们才赶到母亲的住处见她老人家见面。”

家乡人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赵浩生对家乡父老这种近似痴狂的热情则报以积极的回应。据他的胞弟赵更生回忆,他特意让太太站在高高的凳子上,让大家一睹为快。

而赵浩生的名字在息县妇孺皆知,还源于每次回家乡,他都要到息县当时的最高学府息县一高为师生产讲,和师生交流。每次偌大的会议室都座无虚席,连走廊里也拥挤着慕名而来的群众。他渊博的学养、满怀的激情更是让听讲者津津有味道、终身难忘。这种精神上的薪火相传,也算是赵浩生对家乡的一种冀望吧?

1974年,赵浩生随“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回国时,特意将母亲接到北京小住。那天,他专程赶到北京火车站接母亲。当母亲在自动扶梯前驻足不前时,他急忙蹲下身子,把母亲背在背上从扶梯上下来。一生浪迹天涯的赵浩生把母亲背进了北京的大门,他感到无比的自慰。尤其是星期天他陪着母亲游览颐和园,满头白发的母亲和年过半百的儿子在人流中相依而行,他仿佛享受到了渴盼已久的天伦之乐。

一年以后,“母病故”的电报穿越重洋,在赵浩生美国的家中炸响了晴天霹雳。赵浩生绕室痛哭后决定带着太太和儿女回家奔丧。“我不敢哭出声来,怕惊动了她老人家,只是默默地流着泪说,‘妈,我和您的媳妇、孙子都回来了……’,妻子也在旁边轻轻地叫着‘妈’,连不太会说中国话的程儿也喊道‘奶奶!奶奶!’”这是程儿第一次回国,也是最后一次喊“奶奶”,但这轻微的呼喊把一条扯断了的感情纽带又连在了一起,任何力量、任何时候再也不能把他切断了。”

是的,再也切不断了!

2000年5月,年过八旬的赵浩生应中央电视台海外频道《东方家园》特别栏目的邀请,回信阳拍摄电视专题片《故乡山水情》,并在海内外公开播放。这是赵浩生最后一次回息县,他饱含深情地和家乡乡亲们话衷肠,“我和祖国的关系,不只是血缘,更是生活、山河、岁月交织起来的全部人生。”在息县三天,赵浩生还朗诵了冰心曾经手书给他的诗作《因为我们还年轻》,“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年轻过/那时/围绕着我的是/连天的帝国主义的烽火/遍地的封建主义的妖魔/白骨堆成山/血泪淌成河/国耻纪念节日还多/这就是我年轻时候的中国!”

是,再也切不断了!

2012年6月29日,92岁高龄的赵浩生走完他卓越不凡的一生,在美国去世,唯一的遗憾,就是将他一半的骨灰带回家乡,永远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就像他在《八十年来家国》代序中表述的那样,“悠悠八十年,从出生到成长,从国内到国外。男儿有鸿鹄之志,但树高千丈,落叶一定要归根。”今天,他终于叶落归根了!

“一点浩然气,快哉万里风”,这是戏剧大师曹禺对赵浩生最准确最完美的评价与点睛。而纵观他的一生,无论祖国、他乡,无论战争、和平,无论苦难、幸福,他的心中都装着他的家和国。

濮山低吧,淮水呜咽。浩生安亲吧,赵老先生,这里,就是您的家、您的国……

深切感受到“一个没有强盛祖国支持的华侨,是多么屈辱、危险、孤伶!”对回归家邦的渴望,对祖国昌盛的祈盼,从未有过地在他的心头急速膨胀。可是,家邦已是海天遥隔,连音讯都断绝了。他只能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祖国的挚爱,化作学习的动力。

作为耶稣教授和联合国注册记者,赵浩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尊敬和荣誉。他创办的“海外观察”专栏里的文章被世界各地的华文报刊刊登,他的名字,也在华人世界里声誉日隆。但他拂不去“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的不解乡愁。他讲学、采访,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却无法穿透冷战思维下人为设置的“铁幕竹藩”,置足桑梓,只得空怀乡思,徒吟“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来未可期!”

他回忆当年心境时说:“在国内时,好像在母体中生活,与祖国浑然一体,不大想到自己是中国人。但到了国外,除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外,环境的一切都随时提醒着,我是个‘中国人’,离中国越远,感情上却越近。”

上世纪60年代,在不能归国的情况下,赵浩生云游天下,贝聿铭在美国当选肯尼迪总统纪念馆设计人,他叩门采访;林语堂海外70华诞,他独家“拜寿”;香港三大企业的领袖人物航运大王董浩云、塑料大王丁熊兆、纺织大王唐星海都是他的知己好友,船王董浩云的每一艘新船下水,都要邀请他参加典礼……

他在历史转折的惊涛骇浪中,避开种种尴尬,以特殊身份采访、记录,留下了罕有的新闻力作。难怪有人如此评价:20世纪,和中国相关的诸多大事,几乎都让这位特殊的看客看去了、记录了,作为中国记者,得此还复何求。

然而,赵浩生的心中却始终还装着另一个从没改变过的追求,那就是,“回国”!

蓬门今始为君开

1971年4月,美国麦迪生花园,中美乒乓球友谊赛正在这里举行。开幕式上,当乐队高奏《义勇军进行曲》时,台下一张泪流满面的东方面孔伴随着高昂的旋律忘情地放声歌唱。

“这是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听到作为国歌演奏的这首歌。从十岁起,我就学会了唱这首歌,它曾鼓舞了无数的中国人站起来,去迎接民族解放……在这热血沸腾、泪如泉涌的激动瞬间,我感到的是一种享受、一种发泄、一种解脱,我在心中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回中国去!”

“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1973年,当从驻加拿大的中国大使馆拿到回国签证的时候,赵浩生禁不住热泪盈眶;这个签证他等了整整25年。他多么希望有一双翅膀,飞回祖国,飞到故乡。

赵浩生当时并不知道,他归国梦的实现,是周总理亲自作出的指示:由新华社邀请赵浩生以记者身份回国访问。

从跨过罗湖桥踏上祖国土地的一刹那起,赵浩生就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还乡的欢乐中,贪婪地捕捉跃入眼帘的每一道风景,“差不多想把这锦绣河山吃下去。”

深圳、广州、韶山、长沙,一路走来,“就像读了一遍中国的革命史。”当列车终于停靠在信阳火车站,故乡息县只有70公里之遥时,赵浩生激动难抑。眼前的一切,与昔日饿殍载途、哀鸿遍野的记忆形同霄壤,他怎能不由衷激动?他后来在《我是怎么决定回中国的?》一文中写道:

“从信阳到息县,我记得以前要两天,而且路上还有土匪,现在有了挺直的柏油路,两边儿都是大树,我们坐汽车只用了两个半钟头。”“快到的时候,我弟弟指着远远的一片电灯光告诉我:‘你看,那就是息县!’我没有想到息县有了电灯,28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我们点的是豆油灯啊!”“我弟弟又指着公路两边儿的一大片的房子,告诉我这是水泥工厂、化肥工厂、麻袋工厂。”这两个字当我在息县念小学的时候,只是在教科书里介绍上海、天津时的插图里看见过,今天息县竟然有了这么多工厂,实在是想不到的事。”

“息县县城也完全变了。以前,我们住的都是土坯草房子,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水泥、红砖的楼房。”“当然,最令我们高兴的,就是跟我们70多岁的老母亲见面的一刹那,28年不见,我只叫了一声‘妈’,除了流泪以外,我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她老人家虽然老了,但精神很好,介绍我太太跟她见面时候,我们要给她磕个头,她拉着我们说:‘这是新中国,不兴这个老规矩了。’”

“我的三个弟弟、弟媳妇、侄子、侄女,所有的亲戚都见面了,我们在一起吃团圆饭,听亲戚们说这20多年的变化的时候,我问母亲:‘我们不是在做梦?’她老人家说:‘这不是在做梦,这比做梦还要好啊!’”

回到息县的头一天,赵浩生彻夜难眠,天未亮就一个人到空荡荡的县政府大院里徘徊沉思,“我像一个梦游者在这个大院转来转去,远处清晰传来破晓鸟啼和悠长喘息的马鸣。多少年来,我听不到这么令人陶醉的声音,它使我感到温暖、感到充实,这声音告诉我,我是一个有根的人,这就是我之所以千里迢迢、魂牵梦萦的源泉所在。”之后,赵浩生北上首都,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到京不久就参加了宴请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和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的盛大国宴,并采访了国画大师吴作人、李可染。52天的异国奔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赵浩生满载而归,仍依依不舍……

而他最大的收获,则是找到了拴住他这个风琴的线,“离开祖国那么久,头一次回来,最强烈的感觉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我离不开她。”

一片冰心在玉壶

返回美国的赵浩生开始乐此不疲地向美籍华侨和美国人讲述他回国的观感。他的演说和漫谈,被冠以《中国归来答客难》的题目,在香港《七

85年前,您第一次离开她的时候,这里民不聊生,饿殍遍地。

66年前,您再次与她作别的时候,这里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可是,您一定看见了,息县坡上飘香的稻花香起的千重浪,濮水山下漂亮的新村涌出的新气象,淮河岸边忙碌的乡亲绽放的花儿一样的笑脸。

是的,这就是您美丽的祖国、全新的家乡,是您魂牵梦萦的地方!

您说,“我的身体,我的血液,我的根都属于你,我的多灾多难而又胸怀宽广的母亲,你的孩子怎能不回到你的身边?”

今天,您终于回来了。这一次,您再也不会离开。您的名字——赵浩生,从此将在这里铭刻永恒。

2014年5月25日,在海外逝世近两年的赵浩生先生终于魂归故里。他耄耋高龄的夫人远涉重洋,将他的一半骨灰带回家乡息县,与父母合葬。赵浩生是著名美籍华裔学者、著名新闻记者和社会活动家,他用近百年的沧桑,用中华儿女满腔的家国情怀,书写了一部光辉灿烂的鸿篇巨制,竖起了一座仰之弥高的跨时代丰碑。

峥嵘岁月稠

让时光先回到90多年前,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鄂豫皖三省交界偏僻之地的河南省息县兵连祸结,纷争不断。1920年出生的赵浩生就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常年战乱中长大的。

儿时的赵浩生,最令他毛骨悚然的是在离家不远的县衙门口看“斩人”,人头落地时人群中兴奋的叫好声、身首异处的尸体、被吊在城门洞里以昭炯戒的人头,成为他最为恐怖的记忆。

他最难忘的则是娘娘坐在姥爷老遗体的地上,涕泪滂沱地大哭,捶胸击地地嘶叫,“我哩天哪!我哩人哪!你咋着这么忍心去了?……你今日不再受罪了,啥也不管了,你叫我咋着活下去呵?!”这样的哀号,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死了比活着还好的深刻印象。

9岁那年,常年在外面谋生的父亲送赵浩生到开读书,见见大世界。1938年,18岁的赵浩生中学刚毕业就回到息县,担任抗战训练班教师,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父亲担心他的亲共倾向,决定让他离开息县经武汉转往四川继续读书。翌年,他根据自己在武汉遭遇日机轰炸的亲身经历,撰写发表了长篇通讯《是种子,不是死尸》,撒播抗日爱国的种子。这篇新闻处女作,开启了赵浩生“无冕之王”的职业道路,也将他辗转引向了抗战胜利后的重庆。

那时,《中央日报》的大牌记者都被派到沦陷区接收敌伪报馆去了,《中央日报》内部唱起了“空城计”,赵浩生得以一人行就跨进了新闻记者的高门槛。

在没有人指教的情况下,赵浩生“摸着石头过河”——钻研、采访、写作,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以其热情、机敏、全身心的投入,弥补经验及政坛生疏等不足;以其独特视角、笔触和感受,报道现代中国历史上最热闹、也最复杂的纷繁场景。

陪都重庆,无疑是整个的“富矿”。赵浩生先后成功采访了重庆谈判的整个过程和举国瞩目的“旧政协”会议,目睹了当时政坛风云人物进行政治角力的精彩场面。后来他写的《周总理没有死》和《叶帅与雪莱》就是回忆40多年前重庆谈判的情况。

著名纪实作家王凡是赵浩生的忘年“文友”,他在其大作《一代新闻骄子赵浩生》一文中记述,几乎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赵浩生”三个字,且渐渐从《中央日报》,扩展到其他十数种报纸。他终于在人才济济的新闻界脱颖而出。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赵浩生在新闻界更加活跃。最为传奇的是,他能用两种口吻叙述同一条消息,一条在《中央日报》报,一条则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最多的时候,他同时受12家报章之聘,领取12份薪水。

他一再置身于毛泽东、周恩来、沈钧儒、蒋介石、宋美龄等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显赫、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侧,以致周恩来、邓颖超能叫出他的绰号“小胖子”。

出人意料的是,正当拔乎其萃于新闻圈之际,赵浩生却突发异想,讨得《东南日报》驻日记者的差事,樗櫟东渡,把他的新闻视角伸向域外。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这一步踏出国门,归返的路竟要走25年。

独在异乡为异客

1948年初夏,风华正茂的赵浩生怀着再展宏图的憧憬和兴奋,东渡日本。

到日本伊始,赵浩生就撰写了大量的报道寄往上海《东南日报》和香港《星岛日报》,让人们了解敌国敌情的满目萧条。《星岛日报》对他的文章非常重视,每篇都刊发在最显著的位置,不久赵浩生就正式出任《星岛日报》驻东京的特派员。

在东京,为了解时局,赵浩生特地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每天按时收听广播。北京解放、南京解放、新中国成立,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赵浩生热血沸腾,他开始寻找回国的途径。他给时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介绍自己的背景,说明回国的愿望,并附带一篇通讯稿一起寄往北京。

不久,北京的回信就飞到了赵浩生手中,寄来了载有他稿件的《光明日报》,而对他日思夜盼的回国之事只字未提。1952年,他远赴重洋,到美国中部的伊利诺大学选读美国外交史。毕业后,和早在日本就倾心相交的女友今泉智惠结婚,并双双应聘到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东方语言文学。

菜园虽好,终非我家。赵浩生永远不会忘记,在美国,他第一次租房子,房东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拒绝出租;搬入白人住宅区的第一天,他家玻璃窗就被邻居的孩子打破。一次他走在路上,几个美国小孩竟唆使一条狼狗咬他这个“中国佬”。

“一身冷汗,满眼的泪水,满腔的热水沸腾”“在狗人笑的情况下手里握着石头走过去”的情景,永久地嵌在了他记忆中。那一瞬的屈辱,使他